

飲冰室專集

翻譯文學與佛典

一 佛教輸入以前之古代翻譯文學

翻譯有二，一以今翻古，二以內翻外。以今翻古者，在言文一致時代，最感其必要。蓋語言易世而必變，既變則古書非翻不能讀也。求諸先籍，則有史記之譯尚書，今舉數條爲例。

（尚書堯典）

欽若昊天。

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帝曰：『嚳，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嚳訟可乎？』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兪，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澠，濟，嬪于虞。

（史記五帝本紀）

敬順昊天。

信飭百官，衆功皆興。

堯曰：『誰可順此事者？』放齊曰：『嗣子丹朱，開明。』堯曰：『吁，頑凶，不用。』堯曰：『嗟，四嶽，朕在位七十載，汝能用命，踐朕位。』嶽應曰：『鄙德忝帝位。』堯曰：『悉舉貴戚及疏遠隱匿者。』衆皆言於堯曰：『有舜在民間，曰虞舜。』堯曰：『然，朕聞之，其何如？』嶽曰：『盲者子，父頑，母嚚，弟傲，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姦。』堯曰：『吾其試哉。』於是堯妻之二女，觀其德於二女。舜飭下二女於澠，濟，如婦禮。

此種引經法，以後儒眼光論之，則爲擅改經文，而司馬遷不以爲嫌者，蓋以今語讀古書，義應如此，其實不過翻

譯作用之一種，使古代思想融爲「今化」而已。然自漢以後，言文分離，屬文者皆摹仿古言，譯古之業遂絕。以內譯外者，卽狹義之翻譯也。語最古之譯本書，吾欲以山海經言之。此經殆我族在中亞細亞時相傳之神話，至戰國秦漢間始寫以華言，故不獨名物多此土所無，卽語法亦時或詭異。然此不過吾個人理想，未得確實佐證，不能斷言。此外古書中之純粹翻譯文學，以吾所記憶，則得二事。

(一) 設苑善說篇所載鄂君譯越人歌。

(越語原文)

濫兮杼草濫予昌概澤予昌州州饌焉乎秦胥胥纓予乎

昭漣秦蹠滲隄隨河湖

(楚語譯文)

今夕何夕兮，舉舟中流。

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

蒙羞被好兮，不覺詬恥。

心幾頑而不絕兮，知得王子。

山有木兮木有枝。

心說君兮君不知。

(二) 後漢書西南夷傳所載白狼王唐菆等慕化詩三章。

(原文)

提官陳擗

罔譯劉脾

徵衣隨旅

邪吐縑繡

(譯文)

大漢是治。

更譯平端。

聞風向化。

多賜繒布。

(原文)

魏冒臨積

旁夷支流

知唐桑艾

推渾僕遠

(譯文)

與天意合。

不從我來。

所見奇異。

甘美酒。

拒拒蘇便
僂讓龍洞
陽維僧鱗

右第一章

昌樂肉飛
糲夷貧薄
顧主長壽

局後仍離
莫支度由
莫柳角存

屈伸悉備
無所報嗣
子孫昌熾

傳讓皮尼

蠻夷所處

且交陵悟

日入之部

繩動隨旅

慕義向化

路且便徂

歸日出主

聖德渡諸

聖德深恩

魏菌度洗

與人富厚

綜邪流灌

冬多霜雪

作邪尋蠅

夏多和雨

藟滯瀝瀝

寒溫時適

菌補邪推

部人多有

辟危歸險

涉危歷險

莫受萬柳

不遠萬里

術墨叩德

去俗歸德

仍路琴摸

心歸慈母

右第二章

荒服之儀

荒服之外

犂藉憐憐

土地境填

阻蘇邪犂

食肉衣皮

莫藉憐憐

不見囑數

罔譯傳微

吏譯傳風

是漢夜拒

大漢安樂

蹊優路仁

攜負歸仁

雷折險龍

觸冒險厭

偷狼藏幢

高山岐峻

扶路側祿

緣崖磳石

息落服溼

木薄發家

理溼崑維

百宿到洛

捕苙菌毗

父子同賜

懷藥西漏

懷抱西帛

傳言呼救

傳告種人

陵陽臣僕

長願臣僕

右第三章

右兩篇實我文學界之鳳毛麟角。鄂君歌譯本之優美，殊不在風騷下。原文具傳，尤爲難得。倘此類史料能得多數，則於古代言語學人類學皆有大裨。又不僅文學之光而已。然我國古代與異族之接觸雖多，其文化皆出我下。凡交際皆以我族語言文字爲主。故「象輶」之業，無足稱焉。其對於外來文化，爲熱情的歡迎，爲虛心的領受。而認翻譯爲一種崇高事業者，則自佛教輸入以後也。

二 佛典翻譯界之代表人物

漢哀帝元壽元年西紀前二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從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經。見三國志裴注引魚豢魏略西戎傳中國人知有佛典自此始。顧未有譯本也。現在藏中佛經，號稱最初譯出者，爲四十二章經。然此經純爲晉人僞作，滋不足信。中國佛教史別有考證故論譯業者，當以後漢桓靈時代託始。東晉南北朝隋唐稱極盛。宋元雖稍有廢續，但微末不足道矣。據元代法寶勘同總錄所述歷代譯人及所譯經卷之數如下。

(朝代)	(譯人)	(部數)	(卷數)
後漢永平十至唐開元十八(西六七—七三〇)	一七六	九六八	四五〇七
唐開元十八至貞元五(西七三〇—七八九)	八	一二七	二四二
唐貞元五至宋景祐四(西七八九—一〇三七)	六	二一〇	五三二
宋景祐四至元廿二(西一〇三七—一二八五)	四	一一〇	一一五

右表乃總括前後大小譯業略舉其概，其實譯業之中堅時代，僅自晚漢迄盛唐約六百年間，其譯界代表的人物如左。

(1) 安世高 安息人，後漢桓帝初，至洛陽，譯安般守意經等三十九部。長房錄著錄百七十六部大半偽託

(2) 支婁迦讖 月支人，後漢靈帝光和中，譯出般若道行經、般若三昧經等十四部。長房錄著錄二十一部

右兩人實譯業開山之祖，但所譯皆小品，每部罕有過三卷者，同時復有竺佛朔、安玄、安世、支曜、月支

康孟祥、康巨、俱康居人並有所譯述，而本國人任筆受者，則孟福、張蓮、俱洛陽人嚴佛調、臨淮人最著。

(3) 支謙 月支人，支謙再傳弟子，漢獻帝末，避亂入吳，江南譯業自謙始，所譯有維摩詰、大般泥洹等四十九經。

(4) 竺法護 其先月支人，世居燉煌，西晉武帝時，發願求經，度葱嶺，歷諸國，通外國語言文字三十六種，大齋梵

經，還沿路傳譯，所譯有光讚般若、新道行、漸備一切智、正法華等二百十部。中有梁高僧傳云：『經法所以

廣流中華，護之力也。』其追隨筆受者，有聶承遠、聶道真、陳士倫、孫伯虎、虞世雅等，而聶氏父子通梵文，護

卒後，道真續譯不少。

(5) 釋道安 俗姓衛，常山人，安為中國佛教界第一建設者，雖未嘗自有所譯述，然苻秦時代之譯業，實由彼主

持，苻堅之迎鳩摩羅什，由安建議，四阿含、阿毗曇之創譯，由安組織，翻譯文體，由安釐正，故安實譯界之大

恩人也，其在安系統之下與譯業有直接關係者，其人如下。

趙文業 名正，濟陰人，仕苻堅為校書郎，苻秦一代譯業，皆文業與道安共主持之，晚年出家，名道整，偕法

顯西遊，沒於印度。

僧伽跋澄 罽賓人。受道安等之請，譯阿毗曇毗婆沙。

曇摩難提 兜佉勒人。受道安等之請，譯增一阿含、中阿含、毗曇心、三法度等凡百六卷。

僧伽提婆 罽賓人。受道安等之請，助譯二阿含及毗婆沙等。後南渡入廬山，受慧遠之請，校正前譯。今本中阿含，則提婆與僧伽羅叉所再治也。

竺佛念 涼州人。道安等所組織之譯業，跋澄、難提、提婆等所口誦者，皆佛念爲之筆受。鳩摩羅什之譯業，念亦參預。高僧傳云：『自世高支謙以後，莫踰於念。自苻姚二代爲譯人之宗。』諸經出念手筆者，殆逾六百卷矣。同時有法和、惠嵩、慧持者，亦參斯業。

(6) 鳩摩羅什 其父天竺人，其母龜茲王之妹。什生於龜茲，九歲隨母歷遊印度，徧禮名師。年十二已爲沙勒國師。道安聞其名，勸苻堅迎之。堅遣呂光滅龜茲，挾什歸。未至而堅已亡，光挾什滯涼州。至姚秦弘始三年，姚興討光，滅後涼，迎什至長安，備極敬禮。什以弘始三年至十一年凡八年間，譯書逾三百卷。經部之放光般若、妙法蓮華、大集、維摩詰、論部之中百十二門、大智度，皆成於其手。龍樹派之大乘教義，盛弘於中國。什之力也。其門下數千人，最著者僧肇、僧叡、道生、道融，時號四聖，皆參譯事。

佛陀耶舍 罽賓人。羅什之師。什譯十住經，即華嚴十定之別譯，特迎耶舍來華，共相徵決，辭理方定。

弗若多羅、曇摩流支、卑摩羅叉、多羅羅叉，皆罽賓人流支西域人。多羅以弘始六年誦出十誦律，羅什司譯。未成而多羅逝。翌年，流支至關中，乃與什共續成之。後羅叉來遊，在壽春補譯最後一誦。律藏之弘，賴三人也。

(7) 覺賢 梵名佛陀跋陀羅，迦維羅衛人，釋尊同族之苗裔也。釋智嚴遊印度，禮請東來，以姚秦中至長安，羅什極敬禮之。既而爲什門諸人所排擠，飄然南下。宋武帝禮供，止金陵之道場寺。初支法領得華嚴梵本於于闐，又無譯者。義熙十四年，請覺賢與法業、慧慈、慧嚴等共譯之。華嚴開宗，濫觴於此。賢所譯經論十五部百十有七卷，其在譯界之價值與羅什埒。

(8) 法顯 俗姓龔，平陽武陽人。以晉隆安三年西三遊遊印度求經典。義熙十二年歸。凡在印十五年，所歷三十餘國。著有佛國記。今存藏中。治印度學者視爲最古之寶典。歐人有譯在印土得摩訶僧祇律、雜阿含、方等泥洹、諸梵本、僧祇律由覺賢譯出。雜阿含由求那跋陀羅譯出。顯自譯方等泥洹、自顯之歸、西行求法之風大開。其著者有法勇、無竭、智嚴、寶雲、慧景、道整、慧應、慧覺、僧紹、此七人皆與法顯同行者。智周等中印交通，斯爲極盛。

(9) 曇無讖 中天竺人。北涼沮渠蒙遜時至姑臧，以玄始中譯大般涅槃經。涅槃輸入始此。次譯大集、大雲、悲華、地持、金光明等經，復六十餘萬言。

(10) 真諦 梵名拘那羅陀，西天竺優禪尼國人。以梁武帝大同十二年由海路到中國。陳文帝天嘉光太間譯出攝大乘論、唯識論、俱舍論等六十四部二百七十八卷。大乘起信論舊題真諦譯，近來學界發生疑問，拙著中國佛教史別有考證。無著、世親派之大乘教義傳入中國，自諦始也。

與真諦相先後者，有菩提流支、勒那摩提、曇摩流支、佛陀扇多、般若流支，皆在北朝盛弘經論，而般若流支亦宗唯識，與諦相應。

(11) 釋彥琮 俗姓李，趙郡人。湛深梵文，隋開皇間，總持譯事。時梵僧闍那崛多、達摩笈多等所譯經典，多由琮鑒定。琮著衆經目錄、西域傳等，義例謹嚴，對於翻譯文體，著論甚詳。

(12) 玄奘三藏 俗姓陳，洛州人。唐太宗貞觀二年，冒禁出遊印度。十九年歸，凡在外十七年。從彼土大師戒賢受學，遂達法相，歸而獻身從事翻譯。十九年間，西六四三所譯經論七十三部一千三百三十卷，其最浩瀚者，

如大般若經之六百卷、大毗婆沙之二百卷、瑜伽師地論之一百卷、順正理論之八十卷，俱舍論之三十卷，自餘名著，具見錄中，以一人而述作之富若此，中外古今，恐未有如奘比也。事蹟具詳慈恩傳中，今不備述。

(13) 實叉難陀 于闐人。以唐武后證聖間，重譯華嚴經。今八十卷本是也。又重譯大乘起信論等，菩提流志、南印度人，與難陀同譯華嚴，又補成大寶積經足本。

(14) 義淨三藏 俗姓張，范陽人。以唐咸亨二年出遊印度，歷三十七年乃歸。歸後專事翻譯，所譯五十六部二百三十卷，律部之書，至淨乃備。密宗教義，自淨始傳。

(15) 不空 北天竺人。幼入中國，師事金剛智，專精密藏。以唐開元天寶間遊印度，歸而專譯密宗書一百二十餘卷。

晚唐以後，印土佛教漸就衰落，邦人士西遊絕跡，譯事無復足齒數。宋代雖有法天、法護、施護、天息災等數人，稍有譯本，皆補苴而已。自漢迄唐，六百餘年間，大師輩出，右所述者，僅舉其尤異，然斯業進化之跡，歷歷可見也。要而論之，可分三期。

第一 外國人主譯期。

第二 中外人共譯期

第三 本國人主譯期

宋贊寧高僧傳三集論之云。『初則梵客華僧。聽言揣意。方圓共鑿。金石難和。盤配世間。擺名三昧。咫尺千里。觀而難通。……』此爲第一期之情狀。安世高、支婁迦讖等。實其代表。此期中之翻譯。全爲私人事業。譯師來自西域。漢語既不甚了解。筆受之人。語學與教理。兩皆未嫻。謬謬淺薄。在所不免。又云。『次則彼曉漢談。我知梵說。十得八九。時有差違。……』此爲第二期之情狀。鳩摩羅什、覺賢、真諦等。實其代表。口宣者已能習漢言。筆述者且深通佛理。故選典妙文。次第布現。然業有待於合作。義每隔於一塵。又云。『後則猛顯親往。樊空兩通。器請師子之膏。鵝得水中之乳。……印印皆同。聲聲不別。』此爲第三期之情狀。玄奘、義淨等。實其代表。我邦碩學。久留彼都。學既邃精。辯復無礙。操觚振鐸。無復間然。斯譯學進化之極軌矣。

三 翻譯所據原本及譯場組織

今日所謂翻譯者。其必先有一外國語之原本。執而讀之。易以華言。吾儕習於此等觀念。以爲佛典之翻譯。自始卽應爾爾。其實不然。初期所譯。率無原本。但憑譯人背誦而已。此非譯師因陋就簡。蓋原本實未著諸竹帛也。分別功德論卷上云。

『外國法師徒相傳。以口授相付。不聽載文。』

道安疑經錄云。出三藏集記卷五引

『外國僧法皆跪而口受，同師所受，若十、二十，轉以授後學。』

付法藏因緣傳載一故事，殊可發噱，茲錄如下。

『阿難遊行，至一竹林，聞有比丘誦法句偈。

「若人生百歲，不見水老鶴，不如生一日，而得覩見之。」

阿難語比丘：「此非佛語。」……汝今當聽我演。

「若人生百歲，不解生滅法，不如生一日，而得了解之。」

爾時比丘卽向其師說阿難語，師告之曰：「阿難老朽，言多錯謬，不可信矣。汝今但當如前而誦。」……」

茲事雖瑣末，然正可證印度佛書舊無寫本，故雖以耆德宿學之阿難，不能舉反證以矯一青年比丘之失也。其所以無寫本之故，不能斷言大抵（一）因古代竹帛不便傳寫，秦難，故如我國漢代傳經，皆憑口說。（二）含有教宗神祕的觀念，認書寫爲瀆經，如羅馬舊教之禁寫新舊約也。佛書何時始有寫本，此爲學界未決之問題，但據法顯佛國記云：

『法顯本求戒律，而北天竺諸國，皆師師口傳，無本可寫。』

法顯西遊，在東晉隆安三年後。

西歷五世紀初

尙云：「無本可寫。」則印土寫本極爲晚出，可以推見，以故我國初期譯

業，皆無原本。前引魏略載：「秦景憲從月氏使臣口受浮屠經。」蓋舍口受外無他本也。梁慧皎高僧傳稱安世高『諷持禪經』，稱支婁迦讖『諷誦羣經』，則二人所譯諸經皆由闡誦可知，更有數書，傳譯程序，記載特詳，今舉爲例。

(一)阿毗曇毗婆沙

此書後經玄奘再譯爲二百卷

由僧伽跋澄口誦經本。曇摩難提筆受爲梵文。佛圖羅刹宜譯。秦沙門

敏智筆受爲晉本。

見高僧傳卷二

(二)舍利弗阿毗曇。曇摩耶舍闍誦原本。以秦弘始九年命書梵文。停至十六年。經師漸嫻秦語。令自宜譯。

見出三藏集記卷十一引釋道標序

(三)十誦律。罽賓人弗若多羅以秦弘始六年誦出。鳩摩羅什譯爲晉文。三分獲二。多羅棄世。——西域人

曇摩流支以弘始七年達關中。乃續誦出。與什共畢其業。

見高僧傳卷三

若毗婆沙者。經兩次口授。兩次筆受。而始成立。若十誦律者。闍誦之人去世。譯業遂中輟。幸有替人。僅得續成。則初期譯事之艱窘。可概見矣。

在此種狀態之下。必先有闍誦之人。然後有可譯之本。所誦者完全不完全。正確不正確。皆無從得旁證反證。學者之以求真爲職志者。不能以此而滿意。有固然矣。於是西行求法熱驟興。

我國人之西行求法。非如基督教徒之禮耶路撒冷。回教徒之禮麥加。純出於迷信的崇拜也。其動機出於學問。——蓋不滿於西域間接的佛學。不滿於一家口說的佛學。譬猶導河必於崑崙。觀水必窮溟海。非自進以探索

茲學之發源地而不止也。余嘗搜討羣籍。得晉唐間留學印度百八十餘人。詳見中國印度之交通（亦題爲今千五百年前之中國留學生）摘舉數人。考其游學之動機如左。

法護 是時晉武之世。寺廟圖像。雖崇京邑。而方等深經。蘊在蔥外。護乃慨然發憤。……遊歷諸國。……遂

大齋梵經。還歸中夏。據僧傳卷一本傳

法顯 常慨經律舛闕，誓志尋求，以晉隆安三年……西渡流沙……

卷三 本傳

曇無竭 嘗聞法顯等躬踐佛國，乃慨然有忘身之誓……除以宋永初元年……遠適西方，進至罽賓國，

……學梵書梵語……

卷三 本傳

道泰 先有沙門道泰，志用強悍，少遊葱右，徧歷諸國，得毗婆沙梵本十餘萬偈……

卷三 浮陀跋摩傳

智嚴 志欲博事名師，廣求經誥，遂周流西國……功逾十載……

卷三 本傳

寶雲 忘身徇道，志欲……廣尋經要，遂以晉隆安之初……與法顯智嚴先後相隨……在外域徧學梵

書……

卷三 本傳

智猛 每聞外國道人說天竺……有方等衆經……遂以姚秦弘始六年……出自陽關……歷迦維羅

衛及華氏等國，得大泥洹、僧祇律及餘經梵本……

卷三 本傳

朱士行 嘗於洛陽講道行經，覺文意隱質，諸未盡善……誓志捐身，遠求大本，遂以魏甘露五年，西渡流

沙……

卷四 本傳

玄奘 既徧謁衆師，備漁其說，詳考其義，各擅宗途，驗之聖典，亦隱顯有異，莫知適從，乃誓遊西方，以問所

惑……

慈恩法師傳卷一

以上不過舉最著之數人爲例，自餘西遊大德前後百數十輩，其目的大抵同一，質言之，則對於教理之渴慕，追求——對於經典求完求真之念，熱烈騰涌，故雖以當時極艱窘之西域交通，而數百年中，前仆後繼，游學接踵，此實經過初期譯業後當然之要求，而此種肫摯極嚴正之學者的態度，固足永爲後學模範矣。

佛典傳寫發達之歷史。非本篇所能詳述。以吾考證所臆測。則印度境外之寫本。先於境內。大乘經典之寫本。先於小乘。此西紀第四世紀以前之情狀也。自爾以後。梵本日增。輸入亦日盛。其雜見於唐道宣續高僧傳者甚多。略舉如下。

梁初。有扶南沙門曼陀羅。大賁梵本。遠來貢獻。卷一 僧伽 婆羅傳

菩提流支房內。經論梵本。可有萬夾。按此未免 鋪張 卷一 本傳

真諦賈經論。以梁大同十二年達南海。……所出經論傳記二百七十八卷。……餘未譯梵本書。並多羅樹葉。凡

有二百四十夾。若依陳紙翻之。則列二萬餘卷。今所譯訖。僅數夾耳。卷一 本傳

北齊天保中。鄴京三藏殿內。梵本千有餘夾。敕送天平寺翻譯。卷二 那連 提耶舍傳

齊僧寶暹等十人。以武平六年採經西域。……凡獲梵本二百六十部。卷二 闍那 堀多傳

隋開皇中新平林邑。所獲佛經。合五百六十四夾。一千三百五十餘部。並崑崙書。多梨樹葉。敕送翻經館。付彥琮

披覽。並使編敍目錄。卷二 彥琮傳

那提三藏。搜集大小乘經律論五百餘夾。合一千五百餘部。以唐永徽六年達京師。卷五 玄奘傳

慈恩法師傳記玄奘所得經典。分類列目如下。

大衆經

二二四部

大乘論

一九二部

上座部書

一五部

三彌底部書

一五部

彌沙塞部書

二二部

迦葉臂耶部書

一七部

法密部書

四二部

說一切有部書

六七部

因明論

三六部

聲論

一三部

凡五二〇夾

六五七部

有原本的翻譯。比諸無原本的翻譯。第一。有審擇之餘地。第二。有覆勘之餘地。其進步之顯著。固無待言。即譯事之組織。亦與時俱進。其始不過一二胡僧隨意約一信士私相對譯。其後漸爲大規模的譯場組織。此種譯場。由私人或私團體組織者。有若東晉時廬山之般若臺。慧遠所組織。覺賢爲主譯。有若陳代富春之陸元哲宅。有若陳隋間廣州之制旨寺。其以國家之力設立者。有若姚秦時長安之逍遙園。北涼時姑臧之閑豫宮。東晉時建業之道場寺。劉宋時建業之祇洹寺。荊州之辛寺。蕭梁時建業之壽光殿。華林園。正觀寺。占雲館。扶南館。元魏時洛陽之永甯寺。及汝南王宅。北齊時鄴之天平寺。隋時長安之大興善寺。洛陽之上林園。唐時長安之弘福寺。慈恩寺。玉華宮。薦福寺等。其最著也。

在此種譯場之下。每爲極複雜的分功組織。其職員略如下。

一譯主 如羅什、覺賢、真諦、菩提流支、闍那崛多、玄奘、義淨等。

二筆受 如聶承遠、法和、道含等。

三度語 如顯識論之沙門戰陀。

四證梵 如毗奈耶之居士伊舍羅。

五潤文 如玄奘譯場之薛元超、李義府等。義淨譯場之李嶠、韋嗣立等。

六體義 如婆沙論之慧嵩、道朗等。

七總勸 如梁代之寶唱、僧祐、隋代之彥琮等。

每譯一書，其程序之繁複如此，可謂極謹嚴之態度也已。

四 翻譯文體之討論

翻譯文體之問題，則直譯意譯之得失，實爲焦點。其在啓蒙時代，語義兩未嫻洽，依文轉寫而已。若此者，吾名之爲未熟的直譯。稍進，則順俗曉暢，以期弘通，而於原文是否脗合，不甚厝意。若此者，吾名之爲未熟的意譯。然初期譯本尙希，饑不擇食，凡有出品，咸受歡迎。文體得失，未成爲學界問題也。及茲業寢盛，新本日出，玉石混淆，於是求真之念驟熾，而尊尙直譯之論起。然而矯枉太過，詰鞠爲病，復生反動，則意譯論轉昌。卒乃兩者調和，而中外醇化之新文體出焉。此殆凡治譯事者所例經之階級，而佛典文學之發達，亦其顯證也。

安世高 世高出經，貴本不飾。天竺古文，文通尙質，倉卒尋之，時有不達。（出三藏集記卷十，引道安大十二門經序。）

天竺音訓詁，與漢殊異，先後傳譯，多致謬誤。唯高所出，爲羣譯之首。安公（道安）以爲若及面稟，不異見聞。（梁高僧傳卷一，安清傳。）

支婁迦讖 安公校定古今精尋文體，云某某等經，似讖所出，凡此諸經，皆得本旨，了不加飾。（同上支贖傳。）

竺佛朔 漢靈時譯道行經，譯人時滯，雖有失旨，然業文存實，深得經意。（同上）

支曜康巨 漢靈獻間譯經，並言直理旨，不加潤飾。（同上）

據此諸評，則初期譯家，率偏於直譯，略可推見。然其中亦自有派別。世高支識兩大家譯本，今存藏中者不少。內有偽託，試細辨覈，則高書實比識書爲易讀，識似純粹直譯，高則已略帶意譯色彩。故梁傳又云：『高所出經，辯而不華，質而不野。讀者寥寥忘倦。』道安人本欲生經序云：『斯經似安世高譯，義妙理婉，每覽其文，欲罷不能。』三出藏集記竊嘗考之，世高譯業在南，其筆受者爲臨淮人嚴佛調。支識譯業在北，其筆受者爲洛陽人孟福、張蓮等。卷七好文好質，隱表南北氣分之殊。雖謂直譯意譯兩派，自漢代已對峙焉可耳。

支識法護，當三國西晉間。譯業宏富，所譯亦最調暢易讀，殆屬於未熟的意譯之一派。梁傳稱『識辭旨文雅，曲得聖義。』又引道安言，謂『護公所出，綱領必正，雖不辯妙婉顯，而宏達欣暢。』支敏度稱『謙以季世，尙文時好簡略，故其出經，頗從文麗，然約而義顯，可謂深入。』出三藏集記卷八引合首切嚴經記。兩公文體，可見一斑。然而文勝之弊，已與相緣。故僧叡論謙譯思益經，謂『恭明謙字之前譯，頗麗其辭，仍迷其旨，是使宏標乖於謬文，至味淡於華豔。』羅什譯思益梵天所，僧肇論舊譯維摩詰經，謂『支謙字竺法所出，理滯於文。』羅什譯維摩經，序支敏度亦謂『支恭明法護叔蘭先後所譯三本，維摩經或辭句出入，先後不同，或有無離合，多少各異，或方言訓詁，字乖趣同，或其文梵越，其理亦乖，或文義混雜，在疑似之間。』出三藏集記卷九支敏度合維摩經序。音譯之敝，漸爲識者所恫矣。

翻譯文體之討論，自道安始。安不通梵文，而對於舊譯諸經，能正其謬誤，所注般若、道行、密迹、安般、尋比、文句、析疑、甄解，後此羅什見之，謂所正者皆與原文文合。歷代三寶記卷四彼蓋極富於理解力，而最忠實於學問。當第二期譯事初起，極力爲純粹直譯之主張，其言曰：

『前人出經，支識世高，審得梵本難繫者也。又羅支越，斷鑿之巧者也。巧則巧矣，懼繁成而混沌終矣。若夫以詩

爲煩重，以尙書爲質朴，而刪潤合今，則馬鄭所深恨者也。

摩訶鉢羅若波羅蜜抄經序出三藏集記卷九引

『昔來出經者，多嫌梵言方質，改適今俗，此所不取。何者？傳梵爲秦，以不閑方言，求知辭趣耳。何嫌文質……經之巧質，有自來矣。唯傳事不盡，乃譯人之咎耳。』

十四卷本韓婆沙序

『譯人考校者少，先人所傳，相承謂是……或殊失旨，或粗舉意……意常恨之……將來學者，審欲求先聖雅

言者，宜詳攬焉。諸出爲秦言，便約不煩者，皆葡萄酒之被水者也。』

比丘大戒序出三藏集記卷十二引

『葡萄酒被水。』竅成混沌終之兩喻，可謂痛切。蓋譯家之大患，莫過於羣雜主觀的理想，潛易原著之精

神陳壽謂：『浮屠所載，與中國老子經而相出入。』

見宋贊寧高僧傳三集卷三謂三國志述臨兒傳蓋彼時譯家大兒國其文如此今本無此語亦並無臨兒傳

率漸染老莊，采其說以文飾佛言，例如四十二章經

此經吾疑用支謙手非惟文體類老子教理亦多沿襲此類說詳中國佛教史

經典，攙雜我國固有之虛無思想，致佛教變質。正所謂被水之葡萄酒也。以忠實之道安觀此固宜慙疾，故大聲

疾呼，獨尊直譯，其所監譯之韓婆沙，『案本而傳，不令有損言遊字，時改倒句，餘盡實錄。』

原序時竺佛念筆受

諸經，常疑此土好華，每存瑩飾。安公深疾，窮校考定，務存典骨，許其五失梵本，出此以外，毫不可差。』

出三藏集記卷九引

僧伽羅刹集經後記作者失名其嚴正強硬態度，視近一二年來時賢之鼓吹直譯者，蓋有過之無不及矣。

安公論譯梵爲秦，有「五失本三不易」五失本者：（一）謂句法倒裝，（二）謂好用文言，（三）謂刪去反覆詠歎

之語，（四）謂去一段落中解釋之語，（五）謂刪去後段覆牒前段之語，三不易者：（一）謂既須求真，又須喻俗，

（二）謂佛智懸隔，契合實難，（三）謂去古久遠，無從詢證，見大品般若經序以原文繁重不具引僅撮其大意如上後世談譯學者咸徵引焉

要之翻譯文學程式，成爲學界一問題，自安公始也。